



下

施公案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精品

施公案

下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施公案/佚名撰. -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
1996. 11

(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精品)

ISBN7-5402-0802-2

I. 施… II. 佚… III. 话本小说-中国-古代
IV. I24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3717
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

* * 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8.125 印张 147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* * *

印数: 1-5000 册

上、下册定价: 80.00 元

第 283 回

用奇刑假知县招供
梟逆首勇副将监斩

却说毛如虎使出运气功夫。施公笑道：“好大胆的逆贼，本部堂早已制下一物，预备给你受用。今尔挺刑如此，本部堂必给你受用了。”说着使命施安将新制刑具取来。施安即刻取来摆在堂上。书差人等，但见此物系檀木做成，约一尺长短，通体圆滑，上粗下细，一根本棍，安在一张檀木板凳中间，下面有关扭子消息，仿佛木驴形式。朱光祖、关小西、黄天霸三人一齐走下，将毛如虎拖上板凳，左右按定。朱光祖便将木棍，从裤子外钻入谷道。施公又命人鞭背。叫两人在他腰上，用夹棍夹起。毛如虎此时被木棍捣入，气运不来，又兼夹棍、背花，痛楚难受，只得喊道：“罢了罢了！施不全，你不要动手了，咱招出，给你去邀功罢！”施公命松了夹棍，住了鞭背，便喝道：“你可从实招来！若是所招不实，刑法从事。”毛如虎道：“咱不招则已，既招尚有什么虚言！”因道：“去年七月间，咱从奉天同着伙伴：一叫于亮，一叫毕超，欲往南方干一趟买卖，便道北京，看看风景。这日走至山东兖州府境内青草山，见有三个过客，骑了牲口。咱只道他是经商大贾，便上前劫取财物。及至被我们三人一人杀了一人，搜其身畔，只有一百多两银子，另有一张文凭。咱将银子取了，将文凭藏好，复将那三人，俱埋于青草山内。因思有了这文凭，何不就去到任？做个现任官儿，也觉有趣。于是就将毕超、于亮两人，充作官亲，另外又伙了几个亡命到此。这是截杀谢养儒，冒充知县的实话。若问残害百姓，咱只知道索取规费，勒派地丁。有那个做官的带来

的赃银，被咱知道了，同着于亮、毕超，前去劫掠他的财物。他就到县里来告，咱只说他这宗财物，也是暗劫来，就被人家劫去，也还可以抵其实，就是咱们取来使用了。至于奸占妇女，也是有的，现在此间，还留着五六个。有的是名为价买，实是暗占；有的是暗劫而来，图其欢乐。咱若不在这色字上用功，也不至于遭你这美人计所赚。这都是咱爷爷的莫大功德，一生作为。别的事，咱就不知道了。”

施公听罢，命人录了口供，又叫人将那些被奸占妇女提来。施公一一问道：“你等为何被他所骗？”只见堂下那些妇女，有的道：“他本来说是买来作妾，及至父兄向他讨价，便霸占不放。”有的说：“是夜间被他劫来，家中父母还不知道呢！这种强盗行为，若非大人将他治罪，我等便受苦不尽，有冤难伸了。”施公一一问明姓名住址，当飭差役，传知父兄，当堂领回。又命将那受伤未死的，提来审问。一会子提到，跪在地上。施公问道：“你等叫什么名字？胆敢随着毛如虎作恶。你等从实招来，若有半字虚浮，不免皮肉受苦！”只听到下面说道：“小的名唤张三，本是莱州人氏。因到南方寻亲不遇。毛如虎他说是现任知县，欲雇家丁服役，因此小的才来跟他，不知道是假的。自到此地，并不敢助纣为虐，衙内所有一切经手事件，皆是薛霸所为。”施公便问：“谁叫薛霸？”金大力便上前回道：“薛霸前夜已被小人用棍击死。”施公听罢，又问别人所供，大半相同，皆是为毛如虎所雇。施公又问本署差役，是否属实，有无作恶情事？本署书差也说：“薛霸最为可恶，所有勒索规费，诱骗妇女等情，皆出薛霸一人之手。”施公便命各责一百板，备文递解回籍。差役答应，就将各人责罚已毕，先行收监，候备文递解。施公即判道：“毛如虎系著名巨盗，伙合党羽于亮、毕超，于山东兖州府界，截杀部选原任赣榆知县谢养儒等主仆三人，即盗取文凭，顶名冒替，驰赴县任。半年以来，奸盗邪淫，残害百姓，无恶不作，小民受害匪轻。国法难容，天理何在？应照律加一等治罪。着即绑赴市曹，凌迟处死，以重国典，而恤民辜。

被害之家，听其伸雪。毕超、薛霸，相助为虐，律应处斩，既经格杀，应无庸议。于亮甘为党羽，竟敢刀伤千总何路通，虽经在逃，仍着悬赏严加缉获到案，以清盗源。”判毕，即命黄天霸，督同守备吴邦干，率领本营兵丁，押犯赴市曹。并着李昆、关太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金大力、李七侯，护押前行。

各官遵命，天霸立即换了服色：头戴大红贡缎风帽，身穿大红胡绉披风，腰挂宝刀，坐下战马。将毛如虎捆绑停当，当堂赏过盞酒片肉，两人推着犯人前行，刽子手执刀在后。李昆等七人，各执钢刀，周围押护，城守兵丁，亦手持刀刃，围护而行。守备吴邦干，恭请王命牌，一会子到了法场。黄天霸升座公案，毛如虎跪在一旁，李昆等紧紧相护，营兵环列四面，围得如铁桶相似。只听炮声一响，刽子手走上一刀，毛如虎头已落地，复由刽子手凌迟。即将首级送上验实，便命带赴县署，悬竿示众。然后各官回衙。施公便命计全暂行署理县事，一面具奏请补，一面札飭山东兗州府前往青草山，起验谢养儒及家丁尸身三具，妥为封殓。并传家属领取尸棺；再由该管地方官，发给恤银一千两，为谢养儒家属养贍之费。当晚施公又具了一道本章，写道：

头品顶戴漕运总督兼巡安御史世袭一等侯爵臣施仕伦，跪奏：为巨盗劫杀命官，顶名冒替，伪充知县，残害百姓，当经访拿查明，就地正法；并请旨简选知县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窃臣行抵江南海州赣榆县界，据该县绅商士庶，出境拦控现任赣榆县知县谢养儒，贪财枉法，勒索规费，诱占妇女，无所不为，具告前来。臣当即准词，飭令原告，听候查办。一面随带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小西，改装服色，潜入赣榆县城，明查暗访该县劣迹，与原告相符，询谋佥同，毫无捏飭。当时，颇深所感。查谢养儒由进士出身，补授斯缺，何致辜恩枉法，至于斯极，其中颇有不实不尽之处。正在疑虑之间，忽据壮士朱光祖驰赴前来，密报：该县系为著名巨盗毛如虎，曾

于上年七月间，伙同党羽于亮、毕超，在山东兖州府界青草山地方，杀害知县，窃取文凭，冒赴斯任。并称：情愿协同缉获，等语。臣随派朱光祖详加侦探，是否属实，具实呈报。后复据朱光祖报称：该县实系毛如虎，不但为著名巨盗，而且异常精悍，素有刀枪不入之功，非力敌可以擒获。唯好色太甚，可否以美人计去赚，等情。臣聆察朱壮士朱光祖之言，似尚有当。唯难得貌勇兼全之妇女，堪当此任。正深筹划，旋据副将黄天霸之妻张桂兰、参将关太之妻郝素玉，奋勇当先，呈情前去。臣当就准如所请。复派千总何路通、把总金大力，随同张桂兰、郝素玉，改扮江湖卖艺脚色，在于县城都天庙内，要卖杂剧，藉以引诱。并派千总计全，暗地侦探，是否为其所诱。迨经千总计全报称：张桂兰等即于本日，由该盗头目伪充县署家丁薛霸，招往署内演剧。臣据报后，随派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太等，协同擒拿，毋任漏网。该副将等去后，旋于次日报称：张桂兰与郝素玉，自为该盗头目薛霸招往县署，即于当晚用酒将毛如虎灌醉，因而擒获。其党羽毕超、头目薛霸，亦于是夜格杀身死；唯于亮逞凶拒捕，勇悍异常。当经千总何路通与之格斗多时，身受重伤，因被该盗逃逸未获等情前来。臣当就县署将毛如虎提案严讯，始则挺刑不认，复经严讯，始称：于上年七月间，伙同党羽，行经山东兖州府界青草山地方，见有过客三人，疑为商贾，上前截杀身死；搜其身畔，见有文凭，知系候补赣榆县知县谢养儒，领凭赴任。该盗便将该故知县，及家丁二人之尸身，同埋青草山内；一面窃取该故知县文凭，冒名顶替，前赴任所。迨经到赣榆县任后，遂又使纵该盗头目，冒充家丁之薛霸，在外勒索规费；诱劫妇女，以供该贼欲望。并于黑夜，伙同党羽毕超、于亮潜出，劫掠民间财物等情。臣研讯再

三，供认如一。当经臣派副将黄天霸，及赣榆县守备吴邦干，押赴市曹，就地正法。其党羽毕超、头目薛霸，均格杀身死，应毋庸议。至拒捕在逃之该盗党羽于亮一名，复由臣通札各地方官暨防营，一体悬赏认真缉拿，务获到案，毋任远扬。并一面札飭州府，起验原任赣榆县知县尸身，妥为殓殮。仍由该管地方官，传知该故县家属，领取尸棺，并着给恤银一千两，交该故县家属，为养赡之费，以示体恤，而安亡鬼。所有赣榆县知县员缺，查系繁难要缺，非精明强干之员，不足以资治理。现经臣暂委臣千总计全，暂行护理。应请旨飭下部臣妥速遴选干员，前往补授，以重要缺，而安地方。臣所访拿劫杀命官，冒充知县之著名巨盗，遵律就地正法。并请旨简选赣榆县知县员缺，理合恭折具陈。伏乞皇上圣鉴训示，谨奏。

施公将奏稿起毕，当命幕友誊缮，以便入奏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84 回

逃强盗还去投强盗 嫉仇人偏遇有仇人

却说施公诸事已毕，此时已交年底，不及赶赴淮安，便在赣榆度岁，不表。再说于亮逃走之后，便思无处栖身，因想海州地方有个落马湖，内里有座水寨。寨主姓李名配，外号叫猴儿李配，专交结江湖上好汉。他有两个结拜弟兄：一名赛玄坛赵虎，一名出水蛟孙龙，皆是一身武艺。便想到这个所在，何不前去投他？一则有了栖身，二则也可请他帮同报仇雪恨。主意已定，便趲赶前去。走了两日，这日已到落马湖。原来这湖内，寻常人不能进去，因湖之四面，皆有排栅，暗藏响铃。碰着消息，机关一动，船翻下去。喽卒将人拖出水面，押到寨中，听候李配发落。这于亮到了落马湖，便雇了一船，上得船时，就叫开到寨内。使船的也不知道这湖内有那些故事，也就答应着，一直摇了进去。荡了一会，刚到栅口，只听一阵铃声响，使船的也不晓得是触动机关消息。倒是于亮听见，赶着喝令：“且慢！”那使船的只顾用力向前驰去，又见水上一阵涡漩，把那只船漩得滴溜溜圆转，霎时间支持不住，已翻入水底去了。里面守栅的知道了人，立刻取挠钩，把人从水底拖出来，用绳索绑好，押进寨内。头目说道：“奉大王的命，把刚才拿住的两人押进去问话。”

喽罗将于亮、船家送到了大寨厅上，推在下面跪倒。李配坐在虎皮交椅上问道：“你这两个猪羊，因何来做奸细？快快从实招来，好凭大王爷发落。”只见于亮说道：“咱姓于名亮。这个使船的，咱却不知他姓名。望大王容禀：咱本与毛如虎是结拜弟兄。只

因毛大哥在山东劫杀赣榆县知县谢养儒，窃取他的文凭，冒做了赣榆县知县。咱兄弟在他任上还快活，做了一年有余，无人知觉。今因来了钦放总漕施不全走此经过，不知他怎么访出真情。先使美人计，将毛大哥灌醉；复又遣派黄天霸等人，里应外合。三更时分，一齐动手，将毛大哥捉住，并杀了许多伙伴。咱幸亏跑得快，跑出城外。思因毛大哥已死，咱又被拿得紧，无处栖身。忽然起意，因想毛大哥在日，常说有一至好友在此，这才决意来投。大王若念江湖上的义气，替咱毛大哥报了仇恨，咱情愿投在你老名下，做一个小卒。”于亮说罢此话，只见李配大叫一声道：“气死我也！咱若不将这赃官拿住，把黄天霸这小子擒来，碎尸万段，誓不为人。”说着将于亮绳索亲自解去，让在上面坐下，一面叫人将船户放了，一面说道：“于贤弟既系自家人，你我可同心协力，共守此寨，不可稍存异心。”又叫人将二大王赵虎、三大王孙龙、总管张才请来相见。不到一刻都已到了，大家相见已毕，讲论了许多闲话：杀人放火那一派强盗行为。少时摆上酒席，五个人一齐畅饮起来。

只见那个张才，在下暗想怀思，代施公担忧。你道这张才是何人呢？为什么他要代施公担忧？原来这张才，从前是恶霸罗似虎家一个总管。施公去访罗似虎，因见张才是个老成人，后来将罗似虎捉住，张才不曾问罪，当时放走。张才去后，就弄了几个钱，去贩布卖。这日又因亏本过多，布又不能去贩，走在半路，要寻自尽。巧遇着施公私访，施公因此又助了他些银钱，叫他添本再贩布卖。哪知张才运气太坏，走至落马湖，被这伙强盗劫去，几乎送命。也是他命不该绝，偏偏李配看他老实，就把他留在寨内。数年以来，也还相安无事。此时听李配要去捉施公，所以在那里担忧。李配酒至半酣，与于亮谈得合式，又结拜了弟兄，当即命人喊于亮为四大王。于亮好不欢喜。

再说施公到了海州，就在行辕安歇。约在三更时分，忽然梦见一只马猴，迎面扑来。施公惊醒，却是一梦。暗暗推测这梦真

是奇怪，难道是又有什么冤枉的案件？细细的推详一番道：“是了，定是此地有这侯姓，不是恶霸，定是土豪。我不免明日出去私访一回。”到得天明，施公瞒了众人，换了一件衣服，仍旧扮作算命的模样，悄悄的出了行轡，信步走出城外。约定了二三里路，前面便是运河。施公正在那里临流叹赏，忽见那河边来了一只渔船。施公即招呼渡船摆渡。只见那船户赶着笑道：“你老可是叫船么？”施公道：“我要过河，你可将我渡过河去，再把你船钱便了。”船上那个人将施公扶入舱内，开船而去。你道这人是谁，原来就是于亮。欲知施公有无性命之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85 回

落马湖施公被难
阴山洞张才设计

却说于亮在渡船上巧遇施公，当即将施公谎骗上船。原来李配这日派他出来巡哨，打探客商买卖。这运河却有一条汉港，通落马湖内，可巧冤家路窄，偏遇施公叫船。于亮将船摇到河心，便将船头拨转，往上流摇去。施公在船内说道：“船家，咱是过河呢！为什么望上流摇去？”于亮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河内水急，若不提一提溜，如何过得河呢？”施公听说，也还有理，便不再问，听于亮望上流尽摇。不一时进了汉港，于亮将篙子插在港内，将船系好，进得舱来，向施公说道：“咱请你上岸罢！”施公听说，即站起来，往舱外便走。只见于亮出其不意，猛抬起右腿踢去，将施公打倒舱内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认得大王爷爷于亮么？咱大哥毛如虎与你有何仇恨，你便将他杀害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绑缚起他来，抛在一旁。仍然走到船头，将缆解开，篙子拔起了，操着桨，直望落马湖而发。施公在舱里面，只是讨饶道：“咱委实是算命糊口的，大王可不要错认了，望你将我放出。咱家中尚有老母、妻子，等着我赚了几个钱，回家买米度日。”又暗说道：“我施某今日可不能活命了。即使黄天霸等见我不回，各处找寻，也不知我死在这人手里。”

不说施公暗想，再说于亮将船尽力摇去，将船摇到栅口，将响铃摇动。守栅的开了栅门，放船进去了。于亮先叫人将施公看守好了，直入寨内。李配、孙龙、赵虎，并总管张才，迎接进去。李配问道：“贤弟今去巡哨，有什么大宗买卖探听回来？”于亮道：

“买实倒没有，却有一件喜事，说来可痛快人心。小弟前去海州，将船泊在北门运河内。忽有算命的，叫声：‘过河。’小弟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咱兄弟们一个大大仇人呢！”李配道：“莫非就是施不全么？”于亮道：“专待大哥发落。”李配等大喜，便叫剖心沥酒，祭奠亡鬼。一面又叫人备办酒席，等祭奠后，好大排筵宴，给于亮庆功。一会子，众喽罗将施公押到厅上，李配喝令下跪。施公站立不睬。李配又道：“施不全，咱大王爷久闻你的大名，惯与咱江湖上的朋友为难。你还仗着那黄天霸小子等人助着，杀害我等？往事不说了，咱只问你，毛如虎与你有何仇恨？为什么将他捉住，杀死了他？你今日也到了爷爷们手里，你尚有何话说？可能再叫黄天霸小子等人前来么？”施公道：“大王不可错认，我委实姓任，名唤也方，借此算命度日。家中还有老小，望大王详察，不可以耳代目。咱且不知毛如虎是何等样人，更不知施不全是何等样人，怎么将我任也方，错认作施不全？且硬说我任也方杀害毛如虎，这可不是冤枉！”李配大怒道：“咱把你这赃官，嘴能舌辩！且不管是任也方、施不全，今既被我捉住，你真是任也方，也将你当作施不全，剜出心来，为那些死去朋友祭奠。”说了，随叫人将施公拖至下面，把衣服脱去，露出心腹，缚在柱子上。于亮执刀在手，只等上前开刀。张才站在一旁，暗暗叫苦。只见于亮手执钢刀，恶狠狠的走到施公面前，将刀尖对准胸膛，一刀剜去，只听当啷一声，刀落在地。再看于亮，站在一边发怔。李配道：“我不信，难道有个鬼不成！”说着，便拾起刀来，也是恶狠狠的对准施公心口刺去。刚欲刺进，只觉手腕一酸，刀持不住，当啷一声，也似于亮那样，把钢刀又落在地下。李配等颇为诧异。只见张才上前说道：“大王两次刺他，刀落在地，一定今日不能杀人。”李配道：“且让他多活几日。必须派个诚实可靠的人看守才可，不致于误事。”张才道：“大王如放心，即交与小人，包管无事。”李配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你想这后面有个阴山洞，四面皆是水，且将他关在里面，每日不与他饮食。他纵不被刀杀死，也叫他活活饿坏。

贤弟再多派几人，妥当的看守。等到那天霸小子捉住，一齐问他的罪名。”张才答应，随将施公放下，带入阴山洞去，却暗暗送些饮食与施公，并与施公说道：“大人不必害怕。小人名叫张才，前在罗四虎家当总管。后蒙大人救出，又蒙大人赏钱贩布。只因路过此处，被此地这伙强盗劫去布匹，捉到此间，硬叫小的当了总管。今见大人被他们谎骗，小人已是心胆俱裂。不意大人洪福齐天，他们不得强害，故此小人才在他们面前，叫将大人交给小的，为的是要救得大人才好。不知大人手下那些将官，现在何处？小人打算去送一个信，叫他们众位前来。一则好救大人，二则可以将这伙强盗拿住，为民除害。”施公听说，又仔细一看，果然不是别人，却是张才。此时施公稍放下心，便将天霸等现在海州，告诉了张才。张才又请施公且自忍耐，三日后必然救出。施公更自放心。张才便即告辞出去，招呼了两个心腹前来看守，又叫人时常暗暗送些茶水之类。故此施公也不过于吃亏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86 回

褚家庄天霸送信
悦来店张才陈辞

话说黄天霸等各处寻找施公。寻了一夜，不见踪迹，知道又为恶人谎骗，大家惊疑不定。李五道：“愚兄倒有一计：欲知大人消息，必到褚家庄褚老英雄那里一访，或可得其消息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小弟便去一行。”李五道：“贤弟须快去快回。我们这里仍各处寻找。贤弟一有消息，万不可冒昧行事，必须斟酌尽善，方好前去。”天霸答应，当即辞别众人，出了行轡，直望褚家庄而来。

不过一日已到，遂令庄丁进去通报。一会子里面叫：“请。”黄天霸大踏步进入里间，褚标已迎了出来。彼此见了礼，分宾主在厅上坐下。庄丁献上茶。褚标问道：“贤侄久已不见。大人想已安抵淮安。侄媳当亦安好，众朋友想皆如意。”天霸道：“众兄弟都好，侄媳亦好，都给你老请安。惟大人沿途耽搁，至今仍未到淮，现在驻扎海州。今小侄特地前来，因大人前日早间，瞒着众人出去私访，至晚未归。小侄等各处寻找，杳无踪迹，定又有恶人将大人诓去。”褚标听说大惊道：“据贤侄说来，敢是大人又为强人劫去？海州左近，倒无甚强人，惟有那落马湖猴儿李配颇不安静。莫非大人是他劫去不成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落马湖离此多远？那猴儿李配又是怎样一个人物？”褚标道：“讲起李配这人，武艺精通，几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且兼惯熟水性，能在水底下伏三昼夜，故此占了落马湖，专劫客商船只。若说他那湖的地势，曲折连环，周围有十数里宽大。不识路径，湖中必不能去。贤侄若要前去，找一人前来，与你同行，或者可以进去；若无此人，虽插翅也不能入

此湖。”天霸道：“请问老叔，此人姓甚名谁？”褚标道：“此人姓万，名君召。那年偶至湖内，为李配所劫，即与李配比较一回武艺，还可以敌得过。因此李配爱他武艺，就将女儿与他，成了翁婿。但是万君召安分守业，不与李配同为，也曾劝过他改邪归正。争奈李配不听，万君召也无法想，实是貌和心不和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说，这万君召家住何处？”褚标道：“其实不远，要去落马湖，必由他那里经过。”天霸道：“可否请老叔同小侄一行，将万君召请出来，好使小侄同他前去。”褚标道：“此事非是我不肯同贤侄前往，奈因我有件事，与君召不和，不便前去；不若贤侄独自去访，见着他将真话说出，他必答应。不但他可以与你同行，还可给你设计。我若一去，恐反于事无济。不是我催促贤侄，你是要紧前去才好。万君召家，从咱那里去，向东南大路而行，不过二十里，即到万家庄了。贤侄，恕老朽不留，就此请去罢！”天霸答应，不敢怠慢，辞了褚标，匆匆而行。

走了半日，已到万家庄上。天霸问明门路，走到万家门口，向庄丁说明来历，请他进内通报。只见庄丁回道：“咱家大爷前三日去往淮安，说是早晚就要回来。你老有甚话，请留下名帖。”天霸回道：“我因要去落马湖拜望那李配，不知那里的路径。因你家大爷是他的女婿，故此前来约你家大爷同去。他既不在家，就罢了。大约你们也是常去的，那里的路，究竟怎么走法？还是坐船去，还是有旱路可通呢？”那庄丁回道：“不瞒你老说，小的到此未久，落马湖不曾去过。但是听说这湖内路颇为难走。四面皆有消息，若不知路径，触动机关，恐有性命之虞。”说罢，走进去了。黄天霸寻找客店住了，问了落马湖。那人说道：“前去只有十里路，就是落马湖的地界。”天霸回头一看，见东首有个小小市集。天霸走到市集上，瞥眼见街口有一座楼，外面挂着招牌，上写“悦来客店，安寓客商”。天霸踏步进内。店小二迎接出来。天霸又拣了个座头坐下。店小二在旁伺候。天霸便叫：“店小二，拿两角酒，端两碟下酒的菜来。”店小二答应，少停酒菜全送上来。

天霸一面斟酒，一面望店小二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小人唤作胡四。”便回问道：“你老敢是从徐州来，到这里作什么贵干？”黄天霸道：“我要到海州做一买卖。此地是哪里所管，离海州还有多远呢？”胡四道：“此地便是海州所管，到海州尚有四五十里。你老可是错走了道儿了？走徐州来，到海州去，应一直向东，怎么走到这里来呢？而且此地有个落马湖，其中歹人颇多，那些作买卖的，皆要越此过去，不敢经过此地，你老怎么倒反走来？”天霸道：“我是偶经此地，向不出门，因此走了错路。但不知你刚才说落马湖有些歹人，怎么叫个歹人？我实在不懂。”胡四道：“你老真是没出过门了。咱这里那落马湖内，有三个大王，皆是浑身武艺。凡有客商经过，他也不问贫富，务要将钱留下；若是客商们不肯，即刻就害了性命。”说着拿酒壶斟了一大杯酒，放在天霸面前。

天霸端起酒杯正要喝，忽听下首桌上，有个人在那里叹气。天霸掉转头来一看，象似熟人，于是也叹了一口气。两个人看得发怔。忽见那人走到面前说道：“尊驾敢是姓黄，下面是个天字么？”天霸道：“正是。不知你怎么晓得贱名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可记得前五年罗四虎家，有个总管张才么？”天霸听说后，仔细一看道：“咱的眼力太钝，咱竟全不记得了。”又道：“你为何也在此，来干什么呢？”张才又道：“若不是在此遇见你老，小人竟要跑到海州去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张才道：“正是小人有件要事，要去寻找你老。难得在此巧遇，真是大幸。”说罢，便叫店小二将自己的酒菜取过来；又叫店小二出去另拿两样新鲜可口的菜进来下酒。店小二答应着，出去叫菜。张才见店小二走了，又看一看左右无人，便悄悄的说道：“只因大人被毛如虎的党羽于亮诓入摇船，送到落马湖李配那里。哪知大人的洪福齐天，不知怎的，李配手上的刀忽然落下。彼时小人也在那里，便谎说了两句话，将大人送至阴山洞内；故此又在李配跟前，讨了个巡哨差役，借着赶海州，给你老送信，前来搭救大人。不期在此巧遇，真是万幸！”天